

大陸音樂名家筆下的台灣花腔歌后

陳明律情牽中國音樂

● 廖輔叔

(北京中央音樂學院教授、中國著名詞人、作家、翻譯家、書法家、音樂教育家，人人會唱的黃自譜曲「西風的話」作詞者，現年九十四高齡)

獨具慧眼不恥下問

《西風的話》借助黃自的曲譜，六十年來已經唱遍了海內外。唱得多了，版本也跟着多了。版本一多，有時就難免出錯。例如歌詞的第一句「去年我回去」，有些版本就印成「去年我回來」，有些人也習焉不察，跟著唱成「去年我回來」。幸而其中也有獨具慧眼的，認為應該是回去，而不是回來。理由是西風之所以回去，是因為它要讓位給冬天。冬天來了，下一句的棉袍才有著落。這位獨具慧眼的就是臺灣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陳明律。陳女士還不恥下問，徵求我的意見，問她的處理對不對。我的答覆當然是肯定的。不僅肯定而且欽佩。但更使我欽佩的，卻是她發心營造五四以來老一輩作曲家藝術歌曲的寶庫。這些年來她已經錄製了趙元任、黃自、陳田鶴的專輯以及應尚能與劉雪庵作品的合輯。跟著就是錄製華麗絲與青主的合輯。為了搜集華麗絲與青主的材料，她與我聯繫上了，因而有了前面有關《西風的話》頭一句的問題的一段問答。

我們有一句歷代相傳的老話：「聞名不如見面，見面勝似聞名。」這句話用在陳明律身上非常恰當。過去我對陳明律一無所知，為了有關藝術歌曲的問題的通信我們才算是結識了。但是這種結識只是表面的，真正識面卻是最近的事，那是二〇〇一年三月二十九日。見面一談，對陳明律才有了進一步的了解，她之作為歌唱家，並不是只靠她的好嗓子，而是得力於良好的家庭教育。父母都是大學教授，開明民主，不反對女兒跳舞，也不反對女兒結交男朋友。一九四六年，她十二歲，隨家庭去了光復後的臺灣。因為從小喜歡唱歌，到了臺灣之後，就跟臺灣的聲樂名師林秋錦學習聲樂。林秋錦只會講臺灣話，陳明律只會講廣東話，開始她們不能交談，只憑腔調示範，到了雙方學了普通話之後才有了語言的講解，這也是有趣的插曲。這和音專當年

白俄教師同中國學生上課的情況差不多。教師方面主要是一些洋涇濱英語，學生則是零碎的英文單詞，對話只能如此進行，然而學生還是一樣取得了進步。

一副天生的好嗓子

陳明律是受過正規的文化教育的，初中升高中，高中升大學。不過她上的不是綜合性大學而是師範大學，也許是由於林秋錦是師範大學的專職教授，她又是決心獻身聲樂教育事業的，所以她考上師範大學，正好比如魚得水。畢業之後，她雖然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，依然是留校任教，繼續從林秋錦深造，前後達十餘年之久。她自己說：「我總覺得自己已不適合表演，還是留在學校教書吧。」其實她表演起來一樣是出人頭地的。她聽林秋錦唱《蝴蝶夫人》，震動得從座位上跳起來，她自己唱起來，也贏得聽眾的喝彩。日本的一個評論家還說中國人唱《蝴蝶夫人》應該是讓她拔個頭籌。當然，他未必全聽過所有中國人唱《蝴蝶夫人》，他說的頭籌也不一定符合事實，但是陳明律唱到高水平，卻是沒有疑問的。此外值得提出來的，為一九六二年為贊助香港僑胞慈善運動舉行兩場獨唱音樂會，一九九一年在美國波士頓舉行獨唱音樂會，一九九八年與世紀交響樂團合作演唱了亨德爾的歌劇《里那爾多》的詠歎調《讓我哭吧》等聲樂名作，還有早年電影《阿里山風雲》的主題歌《高山青》之類等，都使她名噪一時。但是這種種桂冠都動搖不了她獻身教育事業的堅定信念。

弘揚祖國音樂文化

有趣的是除了藝術之外，她又是家務勞動的能手。你只要走進她的廳堂，首先感到的就是一塵不染。更深入了解一下，窗簾、椅套、枕套、以至桌布等等，無一不是出自女主人的雙手，每到開筵款客，可口的菜肴又同樣是花腔聲樂大師的傑作。這一點她是可以和家嫂華麗絲媲美的。華麗絲天性好客，每逢親友光臨，她興之所至，便會揭開鋼琴，一面彈著伴奏，一面唱她拿手的《美麗的磨坊女郎》或是舒曼的《詩人之戀》。時間長了，留客便飯，飯後點心又是她拿手製的糕餅。她還不無自負的說，又能唱歌，又能製餅，這樣的主婦算是不錯的吧。

這樣一來，我對陳明律就有了更親切的感覺。但是更使我肅然起敬的，還是它作為臺灣回歸祖國之後第一代的花腔女高音的歌唱家，正當我們有人以為新歌少了，於是感到無歌可唱的時候，她卻為了弘揚祖國的音樂文化，以自費的方式推廣五四以來的藝術歌曲，而且準備繼青主、華麗絲的合輯之後，依次陸續錄製洗星海、賀綠汀、黃友棣等人的作品。以我的孤陋寡聞，還沒聽到有第二個人從事同樣的工作。可敬可佩啊！陳明律，中國音樂的有心人！陳明律〇〇電洽（〇二）二三六五〇九九六